

图书在版编目（悦孕）数据

慈禧前传 高阳著 北京：华夏出版社，
（慈禧全传；员）
陈子陈默

I 慈禧... II 高... III 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中国版本图书馆悦孕数据核字（第）号

中国版本图书馆悦孕数据核字（第）号

大陆简体字版权由台湾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独家授权

慈禧前传

作者：高阳

责任编辑：梅子 陈默

装帧设计：点石堂

出版发行：华夏出版社

地址：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四号

邮编：北京

电话：（北京）

印刷：北京宏伟印刷厂

开本：开

印张：张

字数：千字

版次：年 月北京第一版

印次：年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定价：元

华夏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如有印刷或装订错误，请随时联系

慈禧前传

目 录

一	员
二	猿
三	远猿
四	怨源
五	员猿
六	员缘
七	员缘
八	圆猿
九	圆缘
十	猿圆

清文宗与恭亲王

清咸丰十一年辛酉七月十六日，文宗崩于热河。遗命以皇长子载淳继位，并派怡亲王载垣等军机大臣，额駉景寿及辅国公肃顺等总共八人，“赞襄一切政务”。这就是清朝家法中“顾命大臣”辅弼幼主的制度。

不久，幼帝的生母慈禧太后（其时仿明朝万历的成例称她“圣母皇太后”），既不甘于大权的旁落，又深憾于肃顺的跋扈，于是与文宗异母弟恭亲王奕訢密谋，夺取政权，由“顾命”而变为“垂帘”，两宫临朝称制于上，恭亲王综揽全局于下，是为近代史上有名的“辛酉政变”。

“辛酉政变”争权的两方，缩小范围来说，一方为慈禧和恭亲王，一方是肃顺及其同党。但肃顺为文宗所重用，而文宗的重用肃顺，则在恭亲王于咸丰五年奉旨“罢直军机，回上书房读书”以后——此为文宗与恭亲王兄弟失和的表面化。换言之，没有恭亲王于咸丰五年的退出军机，就没有肃顺于咸丰六七年始的逐渐被重用，即令肃顺在御前当差，有心揽权，则以恭亲王的地位，足以裁抑，然则文宗的末命，必以嗣君付托恭亲王，不特无“政变”之可言，且亦无“垂帘”之变局。王湘绮诗：“祖制重顾命，姜似不佐周”。“垂帘”原是恭亲王与慈禧合作的条件之一，倘恭亲王亦在“顾命”之列，一定也跟肃顺、载垣一样，对“垂帘”之议，持坚决反对的态度。

由此可见，“辛酉政变”实种因于文宗与恭亲王的兄弟失和，其间牵涉到帝位、亲情、礼法、隐衷。重重因素的纠结，构成了复杂微妙的过程。我以为在贡献《慈禧前传》于读者之前，有先议此过程的必要，因作本篇。

—

宣宗生前 ,三后九子 ,二三两子幼殇。第一子薨于道光十一年四月 ;两个月以后 ,皇四子奕訢生 ,是为文宗。

文宗的母亲钮祜禄氏 ,由全嫔累进为全贵妃。十三年四月 ,继后佟佳氏崩 ,全贵妃晋为皇贵妃 ,摄六宫事 ;十四年十月 ,正位中宫。二十年正月初九崩 ,年三十三。宣宗亲自定谥为“孝全”。

清宫词 :“蕙质兰心并世无 ,垂髫曾记住姑苏 ,谱成六合同春字 ,绝胜璇玑织锦图。”原注 :“孝全皇后为承恩公颐龄之女 ,幼时随宦至苏州 ,明慧绝时。曾仿世俗所谓乞巧板者 ,斫木片若干方 ,排成‘六合同春’四字 ,以为宫中新年玩具。”因生长苏州之故 ,亦可想见其在“明慧”以外 ,还有江南女儿的温柔 ,这与旗下格格的开朗爽健是大异其趣的 ,此所以独蒙帝眷。

孝全之崩 ,曾有异闻。清宫词 :“如意多因少小怜 ,蚁杯鸩毒兆当筵 ,温成贵宠伤盘水 ,天语亲褒有孝全。”原注 :“孝全皇后由皇贵妃摄六宫事 ,旋正中宫 ,数年暴崩 ,事多隐秘。其时孝和太后尚在 ,家法森严 ,宣宗亦不敢违命也 ,故特谥之曰 :‘全’。宣宗既痛孝全之逝 ,遂不立他妃嫔之子而立文宗 ,以其为孝全所出 ,且于诸子中年龄较长。”照这首诗看 ,孝全暴崩 ,似是新年宫中家宴 ,为人下毒所致。但“温成贵宠伤盘水” ,兼用宋仁宗张妃怙宠及庆历八年 ,近侍作乱纵火 ,曹后率宫人救火擒贼的故事 ,不知意何所指 ?词连孝和 ,尤不可解。史载 :宋仁宗张妃颇与闻外事 ,曾为其伯父尧佐乞官 ;或者孝全亦有类似的举动 ,而宣宗继母孝和太后秉性严毅 ,有所责备 ,孝全因而羞惧服毒。宣宗哀矜 ,谥以“全”字。这是我的猜想 ,究竟真相如何 ?诚所谓“宫闈事秘 ,莫得闻矣” !

孝全崩后 ,宣宗未再立后。其时妃嫔中 ,名位最高的是静皇贵妃 ,幼殇的皇二子、皇三子 ,都是她所出 ,再生一子 ,就是皇六子奕訢。孝全

崩时，奕訢即由静皇贵妃抚养，王闾运《祺祥故事》：“恭忠王母，文宗慈母也。全太后以托康慈贵妃，贵妃舍其子而乳文宗，故与王如亲兄弟。”静皇贵妃在文宗即位后，被尊为“皇考康慈皇贵太妃”。所谓“乳文宗”的“乳”字，如作哺育解，不实，“舍其子”更不实，静皇贵妃多少是偏爱亲子的。但文宗与奕訢为皇子时如“亲兄弟”则可信，因不独同在一母照拂之下，且年龄相仿，同在书房，兼之皇五子奕谿出嗣为惇亲王后，不在宫中，皇七子奕譞还小，不足为侣，除此以外，宫中别无可以谈得来的弟兄，感情自然而然就亲密了。

二

奕訢的才具，无疑胜过奕訢。宣宗亦最钟爱这个儿子。但大位终归于奕訢者，另有缘故。清史稿《杜受田传》：“文宗自六岁入学，受田朝夕纳诲，必以正道，历十余年。至宣宗晚年，以文宗长且贤，欲传大业，犹未决，会校猎南苑，诸皇子皆从，恭亲王获禽最多，文宗未发一矢，问之，对曰：‘时方春，鸟兽孳育，不忍伤生以干天和。’宣宗大悦曰：‘此真帝者之言！’立储遂密定。”文宗的这段话，就是杜受田的传授。又清人笔记载：“道光之季，宣宗衰病，一日召二皇子入对，将藉以决定储位。二皇子各请命于其师，卓（秉恬）教恭亲王，以上如有所垂询，当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杜则谓咸丰帝曰：‘阿哥如条陈时政，智识万不敌六爷。惟有一策，皇上若自言老病，将不久于此位，阿哥惟伏地流涕，以表孺慕之诚而已。’如其言，帝大悦，谓皇四子仁孝，储位遂定。”

如上所引，文宗得位，不无巧取之嫌，而恭亲王的内心不甚甘服，亦可想而知。兄弟各有心病，种下了猜嫌不和的根由，而以静皇贵妃的封号一事为导火线，积嫌到咸丰五年，出现了明显的裂痕。兹就王湘绮所著《祺祥故事》中，有关此事的记载，分段录引注释如次，以明究竟。

会太妃疾，王日省，帝亦省视。一日，太妃寝未觉，上问安至，

宫监将告 ,上摇手令勿惊。妃见床前影 ,以为恭亲王 ,即问曰 :“汝何尚在此 ?我所有尽与汝矣 !他性情不易知 ,勿生嫌疑也。”帝知其误 ,即呼“额娘”。太妃觉焉 ,回面一视 ,仍向内卧不言。自此始有猜 ,而王不知也。

圆明园三园之一的万春园 ,原名绮春园。道光年间 ,尊养孝和太后于此 ;文宗即位 ,亦奉康慈太妃居绮春园 ,这是文宗以宣宗尊孝和者尊康慈 ,而视疾问安 ,又无异亲子 ,凡此都是报答抚育之恩。但看康慈误认文宗为恭亲王所说的一段话 ,偏心自见 ,而猜嫌固先起自康慈。

又一日 ,上问安入 ,遇恭亲王自内而出 ,上问病如何 ?王跪泣言 :“已笃 !意待封号以瞑。”上但曰 :“哦 ,哦 !”王至军机 ,遂传旨令具册礼。

此记康慈不得太后封号 ,死不瞑目。“哦 ,哦”是暂不置可否之词 ,恭亲王则以为文宗已经许诺。这可能是一种误会 ,但恭亲王行事 ,有时亦确不免冲动冒失 ,因而被认为“狂妄自大” ,以后与慈禧的不和 ,即由于此种性格使然。

恭亲王初入军机在咸丰三年十月 ,虽为新进 ,但以爵位最尊 ,成为掌印钥的“领班军机大臣”。所谓“军机领袖”、“首辅”、“首揆”都是指领班的军机大臣。召见军机 ,自乾隆十三四年间开始 ,全班同见 ,但首辅或一日数召 ,面听指示称为“承旨” ;既承旨而缮拟上谕进呈 ,称为“述旨” ;至于“传旨” ,通常指口头传达旨意而言。

所司以礼请 ,上不肯却奏 ,依而上尊号 ,遂愠王 ,令出军机 ,入上书房 ;而减杀太后丧仪 ,皆称遗诏减损之。自此远王同诸王矣 !

“所司”指礼部。尊封皇太后，应由礼部具奏，陈明一切仪典。恭亲王传旨，虽非文宗本意，但皇帝如摈拒礼部请尊封皇太后的奏章，则将闹成大笑话，所以不得不依奏。而恭亲王的“传旨”，起于误会，终同挟制，文宗自然要懊恼。

清史稿《文宗本纪》：“咸丰五年秋七月壬戌朔，尊皇贵太妃为康慈皇太后。”到七月庚午（初九），皇太后崩，十一天以后，恭亲王以“办理皇太后丧仪疏略”的“原因”，奉旨退出军机，回上书房读书。所谓“自此远王同诸王”的“诸王”，指惇郡王奕谿、醇郡王奕譞、钟郡王奕诒、孚郡王奕譔等四人，原这就是说，文宗从此看待奕訢，与其他异母弟并无分别，不复如“亲兄弟”。而康慈的抚育之恩，也算在尊封太后一事中报答过了。

据清史稿《礼志》，康慈太后崩，“帝持服百日如制”。所谓“减杀太后丧仪”，最主要的是谥法有异，清史稿《后妃传》，康慈崩后，“上谥曰‘孝静康慈弼天辅圣皇后’，不系宣宗谥，不祔庙”。按：封后而不系帝谥，起于明宪宗生母孝肃太后，明史《后妃传》：“孝肃周太后，英宗妃，宪宗生母也。……嘉靖十五年与纪邵二太后并移祀陵殿，题主曰皇后，不系帝祀，以别嫡庶，其后穆宗母孝恪、神宗母孝定、光宗母孝靖、熹宗母孝和、庄烈帝母孝纯，咸遵用其制。”但在清朝，上谥太后，并无此前例。文宗不以家法而沿用前朝故事，一方面表示，孝静太后抚育有恩，侍奉如生母；一方面亦表示嫡庶究竟有别。致憾之深，可以想见。

以后到了咸丰七年，奕訢复起，受命为都统。其时肃顺已开始得宠，为固位计，不免对奕訢有所中伤。英法联军，进逼京师，文宗以“秋猕木兰”为名，仓皇避往热河，命奕訢留京“办理抚局”，则由于肃顺的制造空气及守旧派的推波助澜，相卒以为奕訢将借洋人的势力，重演“土木之变”的故事，甚至连惇亲王奕谿亦相信奕訢要谋反。于是文宗与恭亲王手足之间，猜忌愈深。

总之，如无牢不可解的心病，则以兄弟之亲，逸言不入，文宗未命的

顾命八大臣,当以奕訢为首。“祖制重顾命”,以恭亲王的才具,执行尊严的家法,慈禧决不可能取得任何政治上的权力。照这样看,清文宗与恭亲王的手足参商,不过便宜了慈禧一个人而已。历史的因果关系,有时奇妙难测,此为一例。

—

皇帝终于把所有的奏折看完了。

丢下惠亲王领衔所奏，“恭办圣训告竣，请旨遵行”的那道折子，他顺势伏在紫檀书案上喘气。左右的小太监都无动作，只紧张地注视着，怕万岁爷会昏厥。皇帝虚弱得太厉害，这时还不能去碰他，须等他喘息稍定，才宜于上前服侍。

三十岁的皇帝，头上涔涔冷汗，胸前隐隐发痛，最难受的是，双颊潮热，烧出一种不知何处可以着力的虚浮之感。但是，他的思绪仍然是清晰敏锐的，最后所看那道奏折的内容，还能清清楚楚地记得起。什么“圣训”？想到他自己告诫臣子的那些话，“朕”如何如何？“尔等”如何如何？越觉双颊如火，烧得耳朵都发热了。

每一念及自己的责任，他总不免归于困惑：困惑于列祖列宗，何来如许精力，得以轻易应付日理万机的繁剧？而尤其使他不解的是，他的高祖世宗宪皇帝，古往今来如何竟有以处理政事为至乐，每天手批章折，动辄数千言，而毫不觉得厌倦的天子？

对于他来说，仅是每天看完奏折，便成苦刑，特别是那些军报。发匪未平，捻匪又起，捻匪未消，夷人又至。祖父以前，只有边陲的鳞甲之患，父亲手里，也不过英夷为了鸦片逞凶，像这几年内忧外患，纷至迭起，不独东南半壁糜烂，甚至夷人内犯，进迫京师，不得不到热河来避难，这是前人所未曾遭遇过的艰难处境，他相信换了任何一位皇帝，都会像他一样，怕看那些奏报军情的章折。

惟有这样自我警解，他才能支持得下去，也惟有这样自己为自己找理由，他才能有寻一些乐趣的心情，领略到一些天子之贵！

喘息渐渐平定了,他慢慢抬起身子,早有准备的小太监,敏捷有序地上前伺候。首先是一块软白的热手巾递到他手里,然后进参汤和燕窝,最后是皇帝面前最得宠的小太监如意,捧进一个朱漆嵌螺钿的大果盒,跪在御座旁边,盒盖揭开,里面是金丝枣、木樨藕、穰荔枝、杏波梨、香瓜五样蜜饯水果;皇帝用金叉子叉起一片梨,放在嘴里,靠在御座上慢慢嚼着,觉得舒服得多了。

“传懿贵妃来批本!”

“喳!”管宫内传宣的小太监金环跪一跪,领旨走了。

“慢着!”等金环站定,皇帝又吩咐,“传丽妃,东暖阁伺候。”

等金环传旨回到御书房,皇帝已回烟波致爽殿东暖阁。接着懿贵妃到了御书房,一个人悄悄地为皇帝批答奏折。

她不能坐御座,侧面有张专为她所设的小书桌。从御书案上将皇帝看过的奏折都移了过来,先理一理。把那些“请圣安”的黄折子挑出来放在一边,数一数奏事的白折子,一共是三十二件,然后再清理一遍,把没有做下记号、须发交军机大臣拟议的再挑了出来,那就只剩下十七件了。

批十七件奏折,在懿贵妃要不了半个时辰,因为那实在算不了一件什么事!

多少年来累积的经验使然,皇帝批答本章,通常只不过在几句习用语中挑一句,诸如“览”、“知道了”、“该部知道”、“该部议奏”、“依议”之类。而就是这简单的一句话,皇帝也不必亲自动笔,只在奏折上做个记号就行了。

记号用手指甲做。贡宣纸的白折子,质地松软,掐痕不但清晰,而且不易消灭,批本的人看掐痕的多寡、横直、长短,便知道皇帝的意思,用朱笔写出那个掐痕所代表的一句话,就算完成了批答。这在“敬事房”的太监,是无不可以胜任的。

喜欢揽权的懿贵妃,因为常侍候皇帝处理政务的缘故,把这个能够

与闻机密的工作 ,拿到了手里。皇帝的亲信近臣、协办大学士、署领侍卫内大臣、内务府大臣并执掌印钥的肃顺 ,因此一再秘密进言 ,说懿贵妃揽权 ,喜欢干预政事。其实 ,她是在学习政事。对于大清的皇位 ,没有谁比她看得再清楚的 :也许一年半载 ,至多不出三年 ,她的今年才六岁的儿子——皇长子 ,也就是皇帝眼前惟一的儿子载淳 ,将会继承大统。她必须帮助儿子治理“天下”。

所以她不但依照招痕 ,代为批答。更注意的是 ,皇帝看过 ,未作表示 ,而须先交军机大臣处理的奏折 ,往往那里面的陈述 ,才是正在发展中的军国重务 ,她想了解内外局势 ,熟悉朝章制度 ,默识大臣言行 ,研究驭下之道 ,懂得训谕款式 ,这些都要从奏折中去细心体味。

有一道奏折 ,是恭亲王奕訢所上 ,皇帝未作任何记号 ,而应该是有明确指示的 ,恭亲王“奏请赴行在 ,敬问起居” ,哥哥有病 ,弟弟想来探望 ,手足之情 ,天经地义 ,何以不作批答呢 ?

稍作思量 ,懿贵妃就已看出 ,这道内容简单的奏折中 ,另有文章。恭亲王来问起居 ,只是表面的理由 ,实际上是要亲自来看一看皇帝的病势 ,好为他自己作一个准备。也许 ,恭亲王还会苦谏回銮 ,果真谏劝生效 ,回到北京 ,有那么多王公大臣 ,勋戚耆旧在 ,总可以想出办法来制裁专擅跋扈的肃顺。

想到这里 ,她立刻知道了这道奏折发交军机处以后的结果 :肃顺虽不是军机大臣 ,但在热河的军机大臣中 ,怡亲王载垣、肃顺的胞兄郑亲王端华倚肃顺为灵魂 ,穆荫、匡源、杜翰都仰他的鼻息 ,资格最浅的“打帘子军机”焦佑瀛 ,由军机章京超擢为军机大臣 ,更是肃顺的提拔 ,这样 ,他们还不是都照肃顺的意思 ,驳了恭亲王的折子 ?

“哼 !肃老六 ,你别得意 !”懿贵妃这样轻轻地自语着 ,把恭亲王的奏折拿在手里去见皇帝。

在东暖阁的丽妃 ,听得太监的奏报 ,特意避了开去 ;皇帝却依旧躺在炕床上 ,等懿贵妃跪安起来 ,随即问道 :“你手里拿着谁的折子 ?”

“六爷的。”宫内家人称呼。皇帝行四，恭亲王行六，所以妃嫔都称恭亲王为“六爷”。

皇帝不做声，脸色慢慢地阴沉下来，但潮热未退，双颊依然是玫瑰般鲜艳的红色，相形之下，越显病态。

这样阴沉的脸色，在此两三年中，懿贵妃看得太多了。起先是不安和不快，历久无事，不安的感觉消失了。而现在，甚至不快都已感觉不到，该说的话还是要说，不管他是如何的脸色！

“皇上！这一道折子，何必发下去呢？”

皇帝开口了：“我有我的道理。”他本来想用峭冷的声音，表示给她一个钉子碰，但以中气不足，声音低微而软弱，反倒像是在求取谅解。

于是懿贵妃越发咄咄逼人：“我知道皇上有道理。可是皇上有话，该亲笔朱批。皇上别忘了，六爷是皇上的同胞手足。而且……”她略一沉吟，终于把下面的话说了出来：“他跟五爷、七爷他们，情分又不同。”

皇帝有五个异母的弟弟，行五的奕谿，出嗣为他三叔的儿子，袭了悼亲王的爵；行七的醇郡王奕譞，与皇帝以兄弟而为连襟，他的福晋，就是懿贵妃的胞妹；行八的奕诒和行九的奕譔，亦都是在皇帝手里才受封的钟郡王和孚郡王。惟有奕訢的情形特殊：当皇帝继承大位的同时，他便由先帝朱笔亲封为恭亲王，而情分格外不同的是，皇帝十岁丧母，由恭亲王的生母抚育成人，所以六弟兄之中，只有他们俩如同一母所生。

但是，因爱几乎成仇，也正为此。这是皇帝的心病，懿贵妃偏偏要来揭穿。话说得在理上，皇帝心内懊恼，却是无可奈何，只得退让一步：“那，你先搁着！”

“是！”懿贵妃说，“这道折子我另外留下，等皇上亲笔来批。”

“嗯。你跪安吧！”

“跪安”是皇帝叫人退下的一种比较婉转的说法，然而真正的涵义，因人因地而异，召见臣工，用这样的说法是表示优遇；而在重帷便殿之中，如此吩咐妃嫔，那就多少意味着讨厌她在跟前，因此懿贵妃心里很

不舒服。

跪安是跪了，也正巧，跪下去就看见炕床下掉了一块粉红手绢在那里，顺手捡起来一抖，粉香扑鼻，上面黑丝线绣的五福捧寿的花样。这一看，懿贵妃陡觉酸味直冲脑门，脸色就很难看了。

忍了又忍，咽不下这口气，她站定了喊道：“如意！”

这一喊惊动了皇帝，转脸看到她手里拿着块手绢，认得是丽妃的东西。怎么到了她手里？倒要看看她跟如意说些什么？

“传话给小安子，让他去问一问，皇后可是在歇午觉？如果醒了就奏报，说我要见皇后。”

懿贵妃朗朗地嘱咐完了，扬扬手绢儿，踩踩“花盆底儿”，一摇三摆地离了东暖阁。

皇帝非常生气，立刻回到书房，召见肃顺。

原怀着一腔怒火，打算着把懿贵妃连降三级，去当她入宫时初封的“贵人”，但见了肃顺，皇帝却又改了主意——懿贵妃与肃顺是死对头，皇帝难胜烦剧，但求无事，不敢去惹是非。

肃顺却已从小太监口中，得知端倪，此时见皇帝欲语不语，满面忧烦，便即趋至御座旁边，悄悄问道：“想来又是懿贵妃在皇上面前无礼？”

皇帝叹口气，点点头。

“那么，皇上是什么意思，吩咐下来，奴才好照办。”

“我不知道怎么办？”皇上万般无奈地说，“第一，她总算于宗社有功，第二，逃难到此，宫里若有什么举动，那些个‘都老爷’，可又抓住好题目了，左一个折子，右一个折子，烦死了！”

所谓“于宗社有功”，当然是指后宫惟有懿贵妃诞育了皇子。肃顺心想，不提起来还罢了，提起来正好以此进言。

于是，他先向外望了一下，看清了小太监都在远远的廊下，才趴在地下，免冠碰了个头，以极其虔诚忠爱的姿态说道：“奴才有句话，斗胆要启奏皇上。这句话出于奴才之口，只怕要有杀身之祸，求皇上天恩，

与奴才作主。”

肃顺是皇帝言听计从的亲昵近臣，早已脱略了君臣的礼节，这时看他如此诚惶诚恐，大为诧异，而且也稍有滑稽之感，使用惯常所用的排行称呼说道：“肃六！有话起来说。”

肃顺倒真的是有些惶恐，叩头起来，额上竟已见汗，他也忘其所以地，就把御赐宝石顶的大帽子，往御案上一放，躬身凑过去与皇帝耳语。

“懿贵妃恃子而骄，居心叵测；皇后忠厚，丽妃更不是她的对手。皇上要为皇后跟丽妃打算打算才好。”

皇后为皇帝所敬，丽妃为皇帝所爱，提到这两个人，皇帝不能不关切，于是说：“你说如何打算？而且有我在，她又敢如何？”

“不是说眼前，是说皇上万年以后——这还早得很！不过，阿哥今年六岁还不要紧，等阿哥大了，懂事了，那时候皇上再想下个决断，可就不容易办到了！”

他的话说得相当率直，皇帝也不免悚然惊心：对于自己的病，最清楚的还是莫过于自己，一旦倒了下来，母以子贵，那就尽是懿贵妃的天下了。吕氏武曌，史迹昭然，大清宗社，不能平白送给叶赫那拉氏，若有那一天，何以上对列祖列宗在天之灵？

皇帝动心了！太阳穴上苍白的皮肤下，隐隐有青筋在跳动，双手紧握着御座的靠手，痛苦而又吃力地在考虑这个严重的后患。

而他的衰弱的身体，无法肩负这样一个重大的难题。想不多久，便觉得头昏胸痛，无法再细作盘算。这原非一时片刻所能决定的大事，暂且不想它吧！

“让我好好儿想一想。”皇帝又郑重告诫，“你可千万别露出一点儿什么来！”

“奴才没有长两个脑袋，怎么敢？”

到了晚上，皇帝觉得精神爽快了些，记起恭亲王那道折子，想好好作个批答，于是又到了书房，由丽妃在灯下伺候笔墨。

把恭亲王的折子重新看了一遍，想起儿时光景，皇帝触动了手足之情。

于是二十年来的往事，刹那间都奔赴心头，最难忘怀的是，每天四更时分，起身上学，奕訢爱玩贪睡，保姆一遍遍地唤不醒，只要说一句：“四阿哥可要走了！”立刻就会把双眼睁得好大，慌慌张张地喊道：“四哥等我！四哥等我！”

于是纱灯数点，内监导引，由皇子所住的乾清宫东五所，入长康左门，穿越永巷，进日精门到乾清门东面的上书房。虽然各有授汉文的师傅，教满洲话的谕达，但只要一离了书案，两个人必定凑在一起，不管到哪里都是形影不离的。

皇帝记得自己十四岁那年，正式开始习骑射，就在东六宫西面的东一长街试马。十三岁的奕訢，第一次被抱上鞍子，吓得大叫，可是没有几天工夫，就已控御自如，骑得比谁都好——从那时候起始，奕訢才具展露，一步一步地赶上来了！

“唉！”皇帝轻喟着，浮起一种莫名的惆怅，喃喃念道：“青灯有味，儿时不再！”一面自语，一面取枝玉管朱笔，信手乱涂着。

丽妃从皇帝肩头望去，只见画的是两个人，一个持枪，一个用刀，正在厮杀，便即问道：“皇上画的是谁啊？”

“一个是我，一个是老六。”

丽妃一颗心猛然往下一沉，手脚都有些发冷，皇上与六爷兄弟不和，她是知道的，但何至于如仇人般刀枪相见，要拼个死活呢？

“这话有十四五年了！”皇帝画着又说，“是老六玩出来的花样，让内务府给打了一把好刀、一枝好枪，我跟他两个人琢磨出来好些个新招式。有一天让老爷子瞧见了，高兴得很，给刀枪都赐了名字，刀叫‘宝锏宣威’。”

丽妃舒了口气，无端惊疑，自觉好笑，“枪呢？叫什么名字？”她又问。

“枪叫‘棣华协力’。”皇帝转脸来问，“你可懂得这四个字？”

丽妃娇媚地笑着，“我哪儿懂呀？正等着皇上讲给我听呢！”

“这就是说弟兄要同心协力，上阵打仗，才可保必胜。”

“本来就应该这样儿嘛！”

“连你都知道，”皇帝冷笑一声，“哼！老六偏偏就不知道！去年八月初，我叫他出面议和，无非担个名儿，好把局势缓一缓，腾出工夫来调兵遣将，谁知道他只听他老丈人桂良的话，真的跟洋人打上了交道了！我真不懂他其心何居？”

静静听着的丽妃，笑容渐敛，不敢赞一词。因为皇后一再告诫过她，皇帝说到什么有关系的话，只准听，不准说，更不可胡乱附和或者出什么主意——这是祖宗的家法。柔弱的丽妃，就是没有皇后的提示，她也是不敢违犯的。

发了一顿牢骚的皇帝，心里觉得痛快了些。站起身来，踱了数步，重新回到御座，对着恭亲王的奏折，拈毫构思。

他已打定了主意，决计不要恭亲王到行在来。但是，他不愿意批几个字就了事，心想着该好好写一段冠冕堂皇、情文并胜的话，一则好堵住朝野悠悠之口，再则也让“老六”领略领略他的文采——他自知此刻能胜过他这个弟弟的，怕就只有这一点了！

“这是刚沏的。”丽妃把用一只康熙五彩盖碗盛着的新茶，捧到御前，“昨儿个湖南进的君山茶，皇上尝尝！”

“嗯。”皇帝自己用碗盖，慢慢把浮着的茶叶，滤到一边，望着淡淡的茶水出了一会神，忽然转脸喊了声，“莲莲！”

“莲莲”是丽妃的小名。她刚走向门前，要传小太监去预备点心，听得皇帝呼唤，赶紧答应一声，“莲莲在！”

“你说，”皇帝等她走到御书案前，指着奏折这样问她，“老六要到热河来看我的病，我应该怎么跟他说？”

“这……”丽妃赔笑道，“该皇上自己拿主意。我不敢说。”